

##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

# 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精髓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张鹏禹

“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知行合一”“文以载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概念，大多已固定下来，成为今天人文社科领域的术语。这些术语对于外国人理解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中国的现实，具有基础性意义。

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避免误读和误解，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下称“外研社”）承担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下称“术语工程”）于2014年正式启动。9年来，术语工程研究、整理、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100条，出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丛书多个书系，并不断开发衍生产品，打造“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数据库”，为世界各地读者走近中国文化提供了抓手。

### 精挑细选推敲含义

“圣人”这个词怎么翻译？中国的“儒道圣人”，更强调修身养性的人生阅历，在西方鲜有对照的概念。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国学者裴德思，在构思论文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发现，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类似的术语在现有德语和英语译文中很难准确传达。

事实上，裴德思的困惑并非个案。随着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海外有很高的“曝光度”。以“阴阳”（Yin and Yang）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曹轩梓的调查研究指出，JSTOR数据库（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涉及这一术语的英文文章有11181篇、著作1140本、相关研究报告215份。在以新闻资讯为特色的Factiva数据库（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中，自1971年首次出现以来，如今已有15065篇英文新闻报道出现过“阴阳”，且不断增长。尤其是2019年末至2022年的3年间，涉及该术语的报道，年均保持在700篇以上，不少是在中医领域。



中国文化的海外“粉丝”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理解上的困难。对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他们并不具备中国思想文化的语境，加之早期翻译中一些词语、概念存在误读或误解，要想实现跨时空、跨语言的术语对接，就需要我们来“正本清源”。比如，“上帝”是英语“God”的中译。但事实上，“上帝”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古代的“上帝”，指上古传说中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天神，或是帝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即帝王、君主。如果望文生义，将其回译为“God”，必然会导致英语读者理解错误，因此“术语工程”译审团队将其翻译为“Supreme Ruler/Ruler of Heaven”并对其本义加以解释，以正本清源。

和一般的翻译工程不同，“术语工程”没有现成文本，首先要做的就是“精挑细选”——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术语工程”秘书处负责人、外研社副总编辑章思英介绍，为了全面梳理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想

文化术语，“术语工程”专门设置了哲学、文艺、历史3个学科组，由学科组专家学者负责筛选，用200到300字阐释每条术语的含义，并附加1-3个有代表性的“引例”。之后再交由专门的译审团队进行初步翻译，译文经特邀汉学家修改润色后，最后由中国的译审专家审订、定稿，“这是一个反复推敲的过程”。

在术语遴选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列入“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术语。资深英语专家、“术语工程”专家委员陈明明认为：“‘自强不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中国人不怕艰难险阻，顽强拼搏，靠什么支撑呢？就是这种努力奋进的精神。我们的译文是‘Strive Continuously to Strengthen Oneself’，即‘永不停息地去改善自己’，这就把中国人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了出来。外国读者了解这个术语后，就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进取。”

“翻译思想文化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中译英’或‘中译外’，而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先将术语在中华典籍中的文言文含义用白话文简明扼要地阐释，也就是‘由古到今’；再将这些阐释翻译成外文，也就是‘从外到外’。”章思英说。

### 中外合作精益求精

如何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术语的丰富内涵？哪些引例最有助于读者理解术语？怎样在忠实中文释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目标读者的表达习惯？对于参与“术语工程”的专家学者而言，几百字的释义并不比撰写一篇上万字的论文来得容易。术语的筛选、释义、翻译要想经得起考验，就必须集思广益。

对“有无”的释义曾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一场讨论。在中国哲学中，“无”是超越一切个体事物的无形、无名的本体或本原，“有”是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或其总和。最初的译文采用音译+意译的方式将“有无”翻译为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英对照合订本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多语种外文文本

侯”指的是齐桓公，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译审团队按“齐桓公”进行了翻译。但瑞典汉学家韩安德在审稿时指出，这容易造成外国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他考虑到最大程度贴近中文文本的原则，建议此处翻译为“侯”（marquis）而不是“公”（duke）。最终，译文修改为“Marquis of Qi”。

“其实，中外专家合作翻译、反复探讨的过程，同样是文化交流的体现。”章思英说，“通过这样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双方对中华思想文化的理解。”

### 融合出版提高效率

作为“术语工程”秘书处，外研社充分依托工程产出的知识成果，不仅实现相关书系在国内国外落地生根，还通过搭建数据库、开发衍生图书产品、制作有声书和漫画书等，形成了面向海内外、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面向成人读者与青少年读者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立体传播矩阵。

作为“术语工程”核心成果，截至目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丛书已出版11辑（平装及精装），并推出了合订本及文、史、哲分卷，收录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英对照）1100条。相关图书的海外输出版图不断扩大，已输出38个语种。其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亚美尼亚语、马来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尼泊尔语等21个语种的外文版已正式出版。

在手头没有纸质书的情况下，读者可以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轻松获取相关术语的中英释义和引例。该网站设有6个数据库，分别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术语当代应用库、中医文化关键词库、典籍译本库、典籍译名库和博雅双语库。它们不仅受到国内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欢迎，后台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德国、巴西、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的上千名用户也访问过该库。

“如果外国读者觉得仅阅读某一术语几百字的释义和引例不够全面，或者通过它们引发了深入了解的兴趣，则可阅读《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章思英说。这套英文版丛书由外研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学术出版社帕尔格雷夫合作出版，每本围绕一个或一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展开，挖掘其起源和意义变迁，并阐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目

前出版了《和谐》《美》（王柯平著）、《天下》（赵汀阳著）、《兴》（袁济喜著）等8册。

除了面向海外读者，“术语工程”也肩负着在国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发挥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使命。依托于“术语工程”成果，外研社开发了“文化关键词”系列图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365》《一百词解读中国智慧》，针对读者需求不同分别提供偏学术性或普及性的术语；《中医文化关键词》（2辑共200余个关键词）为中医药英译和中医研究提供基础工具书；《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关键词》《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术语》《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键词》等分门别类把不同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清楚……

这些衍生成果中，“术语工程”秘书处与“铲史官”团队合作制作的《漫画中国文化关键词》独具特色。该书用漫画形式，深入解读“那些你好像知道，但又说不清楚”的文化关键词，语言活泼，让读者脑洞大开。比如“佛教‘般若’”篇，以金庸小说中少林的“般若掌”引出般若的本来意义，通过3个禅宗故事逐步揭示般若哲学的含义；“载舟覆舟”一篇，分别举了唐太宗、隋炀帝、汉文帝、曹操的例子，来展示古代统治者与百姓的辩证关系。这些漫画首先在“铲史官”微信公众号发布，阅读量累计超过530多万。外研社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漫画中国文化关键词》一书，不仅进入《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其繁体字版还直接输出到台湾地区，间接进入香港和澳门。

面向青少年读者，外研社开发了《“看不懂”的中国词》（3册）、《跨越时空的中国词》等系列图书启蒙图书。以《“看不懂”的中国词》为基础创作的《中国智慧有声故事书》，入选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和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出版物”。

“十四五”期间，“术语工程”的研究范围将向经济、法律、教育、科技等领域拓展，时间上向近现代延伸，构成上由核心概念术语为主向思想命题术语拓展。”章思英说：“同时，进一步推进融媒体出版，构建图书、电子书、有声书、数据库与知识服务有机融合的数字化、立体化、多层次出版平台，让‘术语工程’成果更易于传播，更深入人心。”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10辑）

何述强是散文家，这几年又开始歌词创作，还在不久前完成了《百鸟衣——羽光绚丽的传奇》这部学术性很强的文化研究读本，令我十分钦佩。

我是北方的蒙古族人，对南方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了解不多。《百鸟衣》的传说故事，我是通过广西诗人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了解到的，它在壮族群众中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我想用蒙古族的《马头琴的传说》与它对应。一个是关于人与鸟的故事，一个是关于人与马的故事，它们都在记述古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揭示了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即底层百姓与皇帝、土司或王爷的矛盾及其斗争。这个主题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各民族的传说故事。

壮族民间传说故事《百鸟衣》的内容大致如下：贫苦农民古卡的妻子依妮，被土司抢掠。依妮嘱咐古卡制弓箭，射百鸟，用羽毛制成神衣，百天为期，到州府相会。古卡历尽艰辛，制成百鸟衣后，按时来到州府。古卡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夺取骏马，夫妻俩驰骋而去。《百鸟衣》是极具百越民族特色的代表性传说故事之一，广泛记录了人类生生繁衍的自然环境、历史变迁、民族习俗、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表达了人们的艰苦与欢乐、理想与愿望。2014年，它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何述强的《百鸟衣——羽光绚丽的传奇》作为漓江出版社“非遗广西”丛书之一，充分彰显了作者诗人式的热情想象和学者式的严谨求实。作者首先将《百鸟衣》的起源追溯到晋代陶渊明的《搜神后记》，认为其中的《白水素女》可能是它最初的原型，同时又从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中的“鸟图腾崇拜”以及“人鸟婚媾”母题，考证并论述了“百鸟衣”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解密了“百鸟衣”在壮族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符号化的象征。作者还将韦其麟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与西双版纳的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召树屯》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的故事有相似之处，比如主人公都是为了爱情，历尽千辛万苦，最终靠智慧和勇气，使爱情失而复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肯定了两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在韦其麟的《百鸟衣》中，诗人没有赋予“百鸟衣”神奇的飞翔功能，而《召树屯》里的“孔雀衣”却助主人公获得神力，不仅战胜了土司，而且远走高飞，脱离苦难。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是文人的再创作，完成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5年，其中自然体现了那个时代作家和诗人的艺术观念和思想境界，作品具有现实主义或者说是

革命现实主义的雏形；而《召树屯》则是传唱了数百年的民间文学，更有神话的超自然性，具有古典的浪漫主义和朴素理想主义气质。两者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但在时代背景、世界观以及创作理念上，两者又显现出不同。正如何述强所说：“壮族的‘鸟衣’故事与其他民族的‘鸟衣’故事都有十分古老的内核，从远处说，都可能是环太平洋地区‘鸟生’神话的投射。它们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会有所变异，染上不同的色彩，而它们作为素材创作的叙事长诗，自然各呈异彩。”从这个角度看，《百鸟衣》可以说是人类传说故事的一个原型、一个母本，由此也说明，在远古时代，人类原本就是一家人，同根同源，后来在各个民族交往、融合或冲突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文化形态。所以很难说清谁影响谁，或者谁先谁后，比如我们蒙古族史诗，还有藏族的史诗、克孜勒苏的史诗，它们的主题、人物，甚至故事都有相似之处。因此，《百鸟衣》的传说故事不仅是壮族的，同时也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和智慧宝库的一部分。

《百鸟衣——羽光绚丽的传奇》是挖掘、梳理和研究《百鸟衣》传说故事的重要文献。作者掌握了大量典籍和历史资料，又做了实地考察，使他在论述中旁征博引，抽丝剥茧，融会贯通，并充满文学的激情，写出了一部关于“百鸟衣”的“百科全书”。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 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揭晓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2月11日，由中国出版协会等单位指导，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省全民阅读办主办的第二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在北京揭晓，李一婧的《爷爷的影子》等5部作品获佳作奖，黄晓宁的《书的故事》等6部作品获评审团推荐奖，陆亦珊、龙欢的《跟着妈妈去远行》等6部作品获主题作品奖。

本届奖项共收到有效投稿1358部，其中包括来自海外20多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作品258部。来稿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一方面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兼顾中国元素的表现和民族精神的表达。佳作作品《爷爷的影子》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用生活细节展现小男孩和爷爷有爱的点滴日常，画风温馨，情感细腻，处处流露出亲情的暖意与深沉。《送西瓜》沿用

小红帽的童话原型，讲述了一个贴合儿童心理的故事，作者用布料拼贴、用彩线缝、绣、盘卷、捆扎，创造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无字书作品《啊哦》借用孩子喜爱的男孩与小狗等形象，用简洁的色彩和灵动的线条，呈现出一场惊喜迭出、童趣盎然的想象力游戏。主题奖作品《跟着妈妈去远行》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以小牛犊的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从南京到重庆的一次特殊迁徙，借此传达出中国人民在战乱年代葆有的可歌可泣的牛犊精神。

据悉，“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于2019年4月设立，每两年举办一届，旨在发现和培养高水平原创创作人才，推动原创绘本精品出版。目前，该奖来稿作品已出版41部，计46种图书，版权输出至英国、乌克兰、伊朗等10个国家。